



穿过星罗棋布的田野,穿过波光粼粼的江河,穿过一线天式的山洞,像一声尖利的哨音,呼啸在耳畔;又像一阵风,转瞬消失在视野的尽头……这,就是中国高铁的身影。

2017年5月,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评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遥相呼应。位居“新四大发明”之首的高铁,不仅是中国速度的象征,也是中国智造的名片。

胡正伟,是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专业经理。这位38岁的河南汉子,19岁时投身远方,在不断延伸的铁轨上,在中国高铁4万多公里的总里程中,挥洒着他青春的汗水,刻印着他智慧的创新。

当青春梦想遇上中国高铁,当盏盏信号灯遇上工匠精神,当执着追求遇上不凡事业,它们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生成了何等绚烂的彩霞?胡正伟用他十九年的中铁电气化人之路,给出了催人奋进的答案。

在大地上,梦想启航

童年的胡正伟爱读课外书,儿童版的《西游记》《岳飞传》,不知被他翻过多少遍。小学课文

延安行记

□李彦

虽然从未踏上过那片土地,但延安的山川草木、羊肠小路,还有那动人的歌声,早在我的青春岁月里,就深深地印入了心怀。一次又一次,我在心中飞临20世纪30年代的陕北,流连忘返。当我步入暮年时,才终于亲眼看到了那徘徊于梦里的圣城。

晨光中,步出延安宾馆时。几步之外,便是郁郁葱葱的凤凰山,山脚下,一间间朴实无华的窑洞依然完好。在粗糙简陋的桌椅旁,我似乎看到了初抵延安的白求恩与伟人秉烛夜谈的身影。迈入朱德的小院,想起了翻译《1937,延安对话》时,著者托马斯·亚瑟·毕森笔下的形容:“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因他的住处,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布置得也稍微像样些。”

当年的侧屋如今辟为了展厅,墙上挂着的是那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照片。从两人的姿势上看来,显然是坐在茶几上看文艺表演时,友人从侧面为他们拍摄的。

隔着一条街,就是抗大纪念馆旧址。与毕森当年留下的那些图片相比,这座院子从里到外已大不一样。在装修精致的现代化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张此前从未见过的照片。穿西装、打领带的毕森,在罗瑞卿陪同下,迈入了这座院落,两旁站满了红军战士,个个头戴草帽。这张由中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毕森至死也没见过。

1937年访问延安后,毕森回到美国,在外交部任职。20世纪50年代初,受冷战政策迫害,他被迫移居到加拿大滑铁卢,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他心心念念的华夏大地。

走出抗大纪念馆时,对面的山峦上远远传来了清凉寺的钟声,仿佛伴随着那恍如隔世的预言。

“我曾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1937年6月24日,驱车带领毕森一行秘密到访延安的司机艾飞·希尔在告别延安时曾这样说。毕森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

我试图寻找到毕森一行当年观看文艺演出的地方。他在书中形容那个礼堂就像一座大谷仓,大家在祭坛上随意就座,没有特殊席位。我估计,1938年5月1日的晚上,白求恩与毛泽东那张合影照片拍摄的地方,应当也在那个谷仓样的礼堂。可惜,即便是接待我的大磊——这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地方。

“你想保留老城的原样,但城里这么多盖起来的高楼大厦,好好的,总不能都拆掉吧?”面对我的遗憾,大磊啃着焦黄的烧饼笑着说,“让人民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难道不是当年奋斗的初心?”

他把我带到了街心这家老字号小饭馆,请我品尝当地名吃。在萧军的《延安日记》里,我曾读到,当年鲁艺的文人得了稿费后,会邀请三两好友,踱水过河,到城里的小馆子打牙祭,喝一碗美味的羊杂汤。我细细品着羊杂汤,心想大磊太年轻,缺乏我们那一代人的感情,他却说:“战

《詹天佑》深深触动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詹天佑科技报国的形象愈显高大。

为了儿时梦想,胡正伟报考了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2005年5月15日,他走出校门,毅然投身铁路。他到浙赣电气化铁路改造工程诸暨站报到时,正赶上“电缆沟开挖百日竞赛”启动。一队年轻人每天披星戴月,睡着低矮潮湿的通铺,走着泥泞崎岖的山路,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们常常靠着树干就进入梦乡。实习期过后,胡正伟瘦了一圈、黑了一层,在师父和工友认可的目光中,走上领奖台领回了“竞赛先进个人”证书。

这年秋天,胡正伟遇到了他的恩师、信号专家田瑞朝。难得的假期里,同事提议游览项目驻地附近的杭州西湖。凌晨4点,工友集合乘车出发,抵达杭州后自行活动。田瑞朝说:“正伟,咱不去西湖了,你跟我去看看钱塘江大桥。”

在桥畔,田瑞朝说:“钱塘江大桥是公路铁路两用桥,风格独特,是‘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的杰作。”说完,田瑞朝就那么安静地站着,远眺雾气蒙蒙的钱塘江。胡正伟明白,师父给他安排的这一课,一定有他的用意。离开时,田师父说:“以后等你有了本事,也建一座这样的标志性大桥。”

大国工匠,绽放光芒

很多年后,胡正伟才明白,钱塘江大桥的现场教学寄托了师父让他做个优秀的电气化人的期望。

如果说涵洞、桥梁、钢轨是高铁的筋骨,那么,电气化设施就是它的大脑与神经。胡正伟负责的领域属于轨旁设备安装的站后工程,简称“四电”,指的是接触网、供电线路、通信线路和信号灯。虽然外行人看到的只是不起眼的几间控制室,但正是这些设备保障着高铁和地铁的安全运行。

2009年新建北京动车段工程时,胡正伟团队负责四场施工。站场内设备密集,仅入楼电缆就有大约170根。电缆入楼技术规范规定电缆间内须预留5米备用量,传统做法是在备用间里将备用电缆余量一圈圈盘在地面。但这里预留的备用间只有8平方米,怎能盘下170根电缆?

胡正伟想起老家的牛笼子,灵感一下子蹦出来。既然原地码放占空间,何不立起来放呢?他提出采用“井”字形支架设想,把备用电缆以Ω样式放到支架上,一层码完再码第二层。这样一来,立体空间被有效利用,地面空间被最大节省,还极大方便了作业人员进出检修,节省成本21.9万元,由此也摘得北京市第61次QC小组发表会优秀奖。

从那以后,啃硬骨头就成了胡正伟的必修课。2017年7月,他参与昆明至广通单线改造和复线扩能改造项目会战,第一次组织大兵团式全线施工。他将420名员工分成9个作业队,白天快马加鞭,晚上总结复盘,最终以“作业零违章、岗位零隐患、管理零缺陷”的精品工程,赢得了昆明铁路局集团滇中指挥部和监理单位的赞誉。

改造刚刚收官,胡正伟又率队移师昆明站。

四川西部向青藏高原隆起的是莽莽横断山区,雅鲁江与金沙江两江夹击之中,巍巍耸立着沙鲁里山脉。在其中段的高山褶皱之中,奔涌着无数的峡谷溪流,其中有一条叫那曲河,是雅鲁江的重要支流。那曲河冲刷出来的高山河谷地带,是隐在沟壑深山中的甘孜州理塘县下坝片区,觉吾村就处在此处的腹地。

那一晚,星月低垂,觉吾村的山都睡了,虫鸟没有一点声息,车子平稳地来到一座山的山腰处。我心里感慨,在这样偏僻的下坝村庄,平整的水泥路不仅通到了村,还通到了每家每户。三层的藏式小楼,屹立在几级台阶之上,窗户里温暖的灯光散射出来,照得院子里人影绰绰。丁真铁塔一样宽厚的身后,站着他笑靥如花的家人们。热情地握手之后,绕过大门口的屏风,穿过光洁的门厅,我们入坐宽阔的藏式客厅。

自助式的藏式小火锅在茶几上摆开,正煮沸主人的热情。景泰蓝小火锅氤氲的水汽里,顺墙直角排开的藏式卡座,摆放的木质雕花藏式茶几,也婉转动了起来。一面墙柜摆着电视和生活用品,另一面墙柜则陈列着各类炊具:铜质的水缸后挂着大小不同的铜瓢,上一层是形状不一的锅具,再上面是形态各异的藏式茶壶和一个个靠墙站立的铜餐盘。这些炊具虽已退出现代生活,但它们都被主人深情擦亮,清洁闪亮地站在岁月里,见证越来越好的生活在眼前展开。新生活与旧时光,就这样长久地互相注视着,如一面镜子里外的自己。我想起莫坝村的益呷家,麻火村的益妈家,四合村的阿秋家,也都有一面墙的陈列柜摆着亮闪闪的铜质水缸、锅具和茶壶。我明白,它们正以退场的方式,见证新时代的来临。只是在丁真家,新生活的“新”显得更加瓷实和醒目。

丁真顺着我的视线,说起了以前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出生于此的丁真,20来岁走出康巴大地,到北京学习和工作。走得再远,丁真每年来都要回家,年少时回来过年,年长时回来避暑。丁真的姐姐、姐夫当家,陪着他们的父母。年少的丁真总是感慨:回家的路真是漫长啊。

当年丁真回家,第一天从北京坐飞机到成都,稍微休整,第二天换乘旅游大巴,一天时间才到州府康定,第三天再换乘从康定到理塘的大巴。往县里走,路缺养车,车也旧了。摇摇晃晃一天,到达理塘,终于离家近了,可更苦的跋涉也开始了。从县城往乡镇走,路是土路,车也更颠簸,一路上叮叮咣咣响个不停。土路上烟尘弥漫,坑洼不平。车子走在路上,如喝醉了酒的醉汉,东倒西歪,跳脱疯癫,车里时不时震动起阵阵烟尘,久久不能消散。等他灰头土脸回到家,头发裹着尘土,又冻成一缕缕的冰凌,五脏六腑似乎都移了位,总是吃不下饭。从离开理塘开始,手机没有了信号,世界也彻底安静了。每一次回家都像潜入森林冬眠的熊,与山外再也无有联系。

有一次开车回下坝,颠簸不平的路让他的车直接爆了胎。看着歪在路边的车子,无可奈何的几个人在草原边上坐下来。草原上正开着满原的鲜花,粉色的、幽蓝的、明黄的花朵一直开到天边,低垂的云朵正温柔地轻抚着草原。车爆胎,是让他们能好好看看美丽的草原吧,这样想着心情也好了。丁真用手指梳理身边的草,草叶在他的手缝间倒伏后又站起,他明白过来草原是来帮他的。

我正从小火锅里夹一片松茸放到嘴里,听

青春逐梦向长虹

□马宇彤

这里的电缆需要穿过300多米的站台夹层施工,虽然每隔几十米设有下井口,但因常年密封,井内含大量有害气体。为保障人员安全,胡正伟提出“一测、二排、三试、四下”工作法,每次下井测试,谁也抢不过自称“排雷队长”的他。他带着测试仪,腰系安全绳,戴上防毒面具,与同伴下井。他手持对讲机,时刻与地面人员保持联系,最终确认全部夹层未发现有害气体,才下达进入夹层敷设电缆的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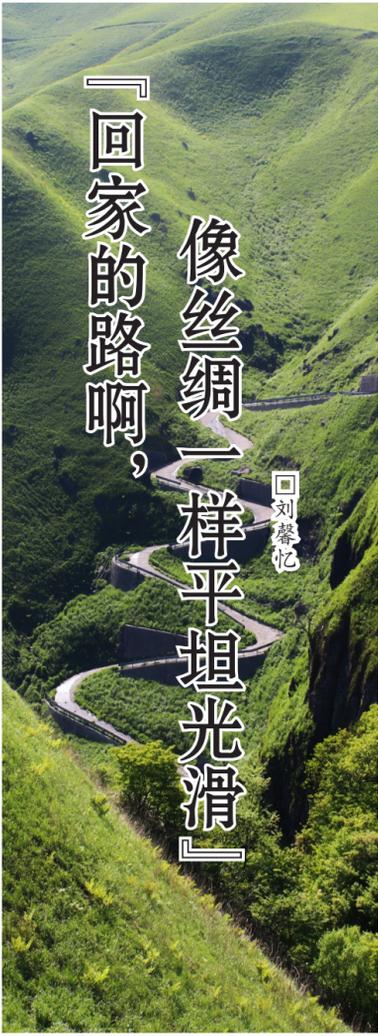
“电务施工的排头兵,攻坚克难的铁队伍”的奖牌,摘得多个奖项的“提高隧道洞顶钻孔速度”施工组织方案,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便携式铁路信号通用模拟盘》,都是对信号工起步的胡正伟和他的团队不断科研创新的最大认可。

率先垂范,勇挑重担

多年的历练,使“促创干、争一流”的电气化精神深植胡正伟的心,他把率先垂范、勇挑重担当作共产党员的底色。不管职务如何升迁,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胡正伟深研“立于信、成于品”的电气化之道,要求自己工作上要当称职经理,生活上要做暖心胡哥。他提出的“有情、有义、有趣、有品、有为”的“五有论”,备受团队里年轻人的推崇。他不止一次说,团建最关键在人,只要人的精气神好,就没有干不成的活。“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常年不能和家人在一起,只有团结互助、人情味浓才能充实快乐。共创美好,做一个对家庭、对单位、对社会都有贡献的人。”

项目部的温暖氛围,让每个员工都把胡哥当作良师益友,心甘情愿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胡正伟是“工作狂”,却不是“生活盲”,热爱生活的他,喜欢下厨给家人和工友做饭,手艺不逊于厨师,妻子甚至把他的微信昵称标注为“会武术的厨子”。



到他谈草原花开,我顿感芳香满溢,松茸的清香化入草原花海。从理塘到下坝的路,丁真原来要走一天的路程,现在我们来时开车只需用一个半小时。而在海拔4400米的约墩草甸见到盛开的珠芽蓼的场景也回到了眼前。路边宽阔的草坡,正向远处的山体延伸,细细的珠芽蓼密密地站着,一朵朵珍珠样的粉红色的花苞探出头来,展开半透明的粉红花瓣。在椭圆叶片衬托下,一半是娇美,一半是热烈,一整片草原上只见粉红。

我很理解当年爆胎后丁真在草原美景抚慰下的心情好转。我想起了亚火村的桑佐老人说,原来下坝到理塘还没通公路时,去理塘只能骑马,要走整整两天。尤其生了病要去县里,更是难。千般困难里,回头一看,看见整个草原花都开了,仿佛谁刚讲了一个笑话,花们一齐张开嘴笑了起来。那一刻的景色是他一辈子最难忘也最满足的事。说这话时,桑佐老人核桃式的皱纹里,正窝着一圈一圈的阳光。

心情好了的丁真面对爆了的车胎,有了一个主意:去草原上扯青草,密实地塞满轮胎。车继续开起来,歪歪斜斜地一路奔回家。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胡正伟从分公司的“新型员工标兵”,到集团公司的“优秀共产党员”,再到“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将他的家国情怀和青春之歌,汇入澎湃的中国力量之中,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增光添彩。

家人支持,温暖港湾

沿着钢轨奔波多年后,胡正伟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他与妻子少洁在上海地铁项目工地一见钟情。妻子是最懂他也最支持他的人,一直伴他辗转于工地。

2014年,胡正伟正在负责内蒙古集包增建二线施工任务量最大的呼和浩特南站工程,恰逢大儿子早产,妻子妊娠高血压需要急救。推进手术室前,少洁对父亲说:“给正伟打个电话吧,别说得这么严重。”胡正伟赶到妻子身边时,他的眼角擦了又湿,湿了又擦。即使这样,他也仅在医院待了一周就返回工地。等他再次抱起儿子时,已是三个多月后。虽许下“以后加倍弥补”的诺言,但他总是食言。

2020年春节,“抗疫情、保增长”集结号吹响后,京广线信号专业迅速复工。此刻,二儿尚未满月,大儿膝前承欢,父母心怀牵挂,妻子默默为他收拾行囊。这一次分别不同以往,两个孩子期盼的眼神令他深深眷恋。作为项目领头人,前有号令,再有不舍也只能深埋心底。他缓缓走出家门,一路不敢回头,生怕被回望湿润了眼眶……

胡正伟最欣慰的是孩子特别懂事。夫妻同为电气化人,让胡正伟的家庭少了许多天伦之乐。他动情地说:“我们给不了孩子那么多陪伴,但给了他们责任和担当,让他们从小锤炼出自强自立的品质。十九年来,我眼见中国高铁越来越快,越来越好,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笑了,说:“家乡这么美,路上那点苦,也不算什么吧。”

丁真摇了摇头,隔着水汽看我。他说:“要看见美,必须保持脚干净。”青年丁真并没有觉得家乡有多美,因为多雨的河谷地带还未硬化的道路,走到哪里都是一脚泥,泥脚印走到哪儿留到哪儿。在泥泞中走过,山高路滑,什么美景都没有心情欣赏。我俯身看了看脚下,暖色的木地板洁净透亮,心里忽然明亮起来,如果不是村户通公路,路面硬化,再也不会出去走一遭带回一脚泥印,这木地板怎么能保持这样的清洁呢?

虽然大自然一直都那样美着,但看风景的人只有脚下干净之后,才有了觉得美的心情。丁真现在要回家来,像打个秋千一样快。他心里那个美呀,“感觉回家的路啊,就像丝绸一样平坦光滑”。谁能想到,2018年,柏油路可以一直修到横断山深处的下坝,不会一会儿工夫,就可从理塘回到下坝觉吾村的家。柏油路通之前,从下坝出发到成都,原来至少需要3天,现在开车只要10个小时;到康定,原来要两天,现在只要7小时;去稻城机场坐飞机,也只要3小时。正在建设的雅叶高速,正好穿越下坝片区的觉吾村,可以想象,通车之后,到达雅安、成都,将更加快捷。

下坝,突然就不偏僻了,任何热闹的大城市对于下坝都不再遥远。下坝浩瀚的河谷森林、冰激的流水飞溅、升腾的云雾烟霞,盛开的漫山花草、鲜美的虫草蘑菇,也以绝世之美,不断地对世界形成诱惑。

山里的青年喜欢骑摩托车,小巧灵便,路好了,一脚油门,可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他们骑摩托去种青稞,去森林里捡虫草、捡蘑菇。回家时,把捆在背上的收获放在车座后面,心满意足地一路飞驰,高兴了还飙几句民歌。一天傍晚,我们在村道上散步,竟看见两个藏族青年骑着摩托车遛马,着实让我分外惊奇。后座小伙子的手里牵着马的缰绳,车在村道飞驰,马在后面飞奔,步调一致,配合默契。

丁真最喜欢的也是在乡间骑摩托。带着他的茶壶,吸一壶清泉水,在某个山顶停下来,闲听高树鸣飞鸟,遥看清泉落洞云,煮一壶茶,发一会儿呆,让家乡的美景一一在眼前呈现。

走出去的丁真,又把外地的生活样式带回来,让现代生活所包含的精神追求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形神合一的所在。山上烹泉炊甘露看闲云的美事,实在让人向往。

这一切,源于脚下干净无泥的路。路是道,引着生活向好处去,向高处去;路是方向,引领乡村振兴,引领世道人心向善向美。

饭后,我们聚在小楼旁边的阳光房喝茶。阳光睡去,只有星光闪烁,明月相照。半山茶室茶香隐约。我想着数日中所到之处,所见差不多都是美丽的三层藏式小楼,散落在河谷坡地上。泥石流砌的高大墙壁,绛红的窗格上面点缀着被涂成白色的椽子破面,在绿色的大地上,醒目、洁净、富裕、美好,如山里静静开放的花朵。它们的眼睛,定可以看见此刻半山茶室里我隔着夜色望向它们的目光。

我想象着这山间的路,如一棵大树上分出的枝丫,在苍绿的夜间,洁白如丝带一样,随山起伏,呈现出万千姿态,在月色里露出微芒。如果从空中看去,该是怎样的轻盈和繁复呢?每一条丝带联结着每一家藏宅,像大树上结着一个又一个的果实,该是怎样一棵丰茂的大树啊!